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

二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四

程文簡公琳旌勞之碑

文忠公歐陽

脩

惟文簡公既葬之二年其子嗣隆泣而言于朝曰先臣幸得備位將相官階品皆第一爵勲皆第二請得立碑如令於是天子曰噫惟爾父琳有勞于我國家予其可志乃大書曰旌勞之碑遣中貴人即賜其家曰以此銘爾碑又詔史臣脩曰汝爲之銘臣脩與文簡公故往來知其人又嘗誌其墓又嘗述其世德于冀公矣師之碑得其世次官封功行最詳乃不敢辭惟公字天球姓程氏曾祖諱新贈太師曾祖妣吳國夫人齊氏祖諱贊明贈太師中書令祖妣秦國夫人吳氏考諱元白袁州宜春令贈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冀國公妣晉國夫人楚氏公舉大中祥符四年服勤詞學高第試秘書省校書郎奉寧軍節度推官改著作佐郎知并州壽陽縣秘書丞監左藏庫天禧中詔選文學履行召試直集賢院今天子即位遷太常博士三司戶部判官會脩真宗實錄而起居

琬琰

一

注闕命公追修大中祥符八年已後書成遂修起居注遷祠部員外郎提舉諸司庫務以本官知制誥同判吏部流內銓契丹嘗遣使賀天聖五年乾元節天子思公前嘗折其使乃以公爲館伴使使者果言契丹見中國使者坐殿上位次高而中國見契丹使者位下當遷議者以爲小故可許雖天子亦將許之公爭以謂契丹所以與中國好者守先帝約也一切宜用故事若許其小將啓其大天子是之乃止歲中遷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明年拜樞密直學士知益州公性方重寡言笑凡所處畫常先慮謹備所以條目具細甚悉至臨事簡嚴吏莫能窺其際嘗夜張燈午門大集州民而城中火起吏如公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宴民去始稍知火監軍得告者言軍謀變懼而入白公笑曰豈有是哉監軍惶惑不敢去公曰軍中動靜吾自知之苟有謀者不能隱也已而卒無事其他多類此蜀妖人自言李冰神子署官屬吏卒以恐蜀人公捕斬之而謗者言公妄殺人蜀且亂天子遣人馳視之使者還言蜀人便公政方安樂而誅妖人所以止亂中是天子

益知公賢召為給事中知開封府前為府者苦其治劇或不滿咸罷不然被謗譏或以事去獨公居數歲久而治益精明盜訟稀少獄屢空詔書數下褒美遷工部侍郎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丞相張文節公少所稱許而最知公方除中丞文節嘗執筆喜曰不辱吾筆矣久之天子思其治召為翰林學士復知開封府明年為三司使不悅苟利不貪近功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公以謂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復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議者莫能奪其於出入尤謹禁中時有所取未嘗肯與宦官怒言 陛下雖有欲物在程琳何可得公曰臣所以為 陛下惜爾 天子以為然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以本官參知政事公益自信不疑宰相有所欲私輒眾折之其語至今士大夫能道也初范仲淹以言事忤大臣貶饒州已而上悔悟欲復用之稍徙知潤州而惡仲淹者遂誣以事語入 上怒亟命置之嶺南自仲淹貶而朋黨之論起朝士牽連及仲淹者皆指為黨人公獨為 上開說 上意解而後已是時元昊叛河西朝

廷多故公在政事補益尤多而小人僥倖比皆不便遂以事中之坐貶為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知青州又徙大明府居一歲中遷戶部吏部二侍郎尚書左丞資政殿學士北京建遂以為留守宦者皇甫繼明方用事主治行宮務廣制度以市恩公為裁抑之與繼明交章上 天子遣一御史往視之還直公 天子為罷繼明獨委公以建都事公自知政事以議論不私見嫉被貶斥已而稍復見用遂與繼明爭沽直由是益不妄合於世雖不復大用而契丹方遣使數有所求兵誅元昊未克西北宿重兵公於是時 天子嘗委以河北陝西之重留守北京凡四年遷工部尚書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慶曆六年拜武昌軍節度使陝西安撫使知永興軍府事明年加宣徽北院使鄜延路經畧使馬步軍都部署判延州仍兼陝西安撫使皇祐元年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留守北京其於二方威惠信著尤知夷狄情偽山川險易行師制敵之要在延州夏人數百驅畜產至界上請降言契丹兵至澠頭矣國且亂願自歸公曰契丹兵至元昊帳下當舉國取之豈容有來降

者吾聞夏人方捕叛俗此其是乎不然誘我也拒而不受已而夏人果以兵數萬臨界上公戒諸堡寨無得輒出兵夏人以爲有備引去自此不復窺邊公於河北最久民愛之爲立生祠明年改武勝軍節度使猶在北京又改鎮安軍節度使在鎮四年猶上書言鎮安一部爾不足以自効願復守邊未報得疾以至和三年閏三月某日薨于陳州之正寢享年六十有九 天子輟視朝二日贈中書令謚曰文簡明年享祫太廟推恩加贈公太師中書令公累階至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開國廣平郡爵公封戶七千四百而實封二千一百賜號推誠保德守正翊戴功臣娶陳氏封衛國夫人子男四人曰嗣隆太常博士嗣弼殿中丞嗣恭太常博士嗣先大理寺丞女五人皆適良族謹按程氏之先出自重黎至休父爲周司馬於程其後子孫遂以爲氏自秦漢以來世有其人程氏必顯而各以其所居著姓後世因之至唐尤盛號稱中山程氏者皆祖魏安鄉侯昱公中山博野人也壯有積德至公始大顯聞臣脩以謂古者功德之臣進受國寵退而銘於器物非獨私其後世

所以不忘君命示國有人而詩人又播其事聲於詠歌以揚無窮今去古遠爲制不同而猶有幽堂之石隧道之碑得以紀德昭烈而又幸蒙 天子書而名之其所以照臨程氏恩厚寵榮出古遠甚而臣又得刻銘其下銘臣職也懼不能稱銘曰

程以國氏	世遠支分	因居著姓	各以其人	公世中山
在昔有聞	克大自公	厥聲以振	乃秉國鈞	乃授將鉞
出入其勤	夷險一節	帝曰噫歎	餘有勞臣	何以旌之
有爛其文	惟此勞臣	實予同德	憂國在心	匪勞以力
一方有事	諸將無功	俾我舊老	不遑居中	間息近藩
庶休厥躬	有請未報	奄云其終	歿而後已	茲可謂忠
惟	帝之褒	其言甚簡	銘以述之	萬世不顯

張文懿公士遜舊德之碑

景文公宋

祁

惟 宋四葉天以端命付 皇帝旣社南邦乃建元儲始御資善堂參聽天下事 真廟委成群臣道審訓奉上國寶 皇帝即位

叢光合華道益大興天燾地持罔有不承惟其佐曰清河張公由戶部吏部二郎中直昭文館爲壽春友昇府諮議參軍以右諫議大夫歷太子左右庶子進樞密直學士爲賓客以樞密副使給事中領詹事出入兩宮實輔實維逮潛而飛神據景發首壯天極上之六年制詔有司 先帝道 朕寶臣曰士遜毗亮厥初勤勞戎家外經內幹聲烈嘉飪罔德不醜 朕庶幾焉爾惟相且類台德前此公已三遷爲尚書左丞乃以禮部尚書中書門下平章事分執政事筆於時綱紀文章張設修明公與二三臣協恭濟度風力銳甚因其故而奉行之本其宜而財相之所以鎮浮扼動便安元元之道甚備翕然號稱職相故樞密使曹利用素貴強宗子留鄉里使酒不軌旣具獄或謂利用並坐上疑以問執政衆噤嘿相顧望公徐曰利用大臣宜不知狀獨不肖子爲之時門語先入利用得罪公以議不合罷爲刑部尚書知江寧府宰相文正王曾亦爲上別白曹事終曹氏復爵土還所籍產官其子孫居二歲朝京師以檢校太傅領定國軍節度知許州踰年用舊官復入相進中書

侍郎兼兵部尚書明年 上專撥萬務除門下侍郎仍前官遂摠魁柄未幾以左僕射保留西維時楊崇勳亦罷樞密使以帥節兼台司同謝殿中班在公右 帝撫然悟明日授公檢校太師山南東道節度以宰相秩復守許昌公不以漢相尊廢事事爲政有體不曲折煩苛時時方略縱捨有足觀者賦訂在民類先與期故所到皆有惠利仁愛築大隄環城以障漭漭瘡積燥完戶免墊愁許人蒙休鑿碧頌功移判河南府久之 上推雅故復進公爲上宰盡還前在丞相府之領俄封鄧國公戎落叛命披屬國羗以動西陲屯邏狀安責戰無素公建遣近臣出護諸將切敕持重折賊銳衝長纓四絡以涓其潰公去位五年賊終納款公旣以年高位隆萬或一悔有不勝任之責乃七表上還印綬面陳又十數雖 上之所以拒而留者亦不勝記公執不回遂冊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聽謝特詔朝朔望大朝會並綴中書門下班出入施繖與一子五品緋賜近城園一區月給實奉國朝自中書得老者以公爲初辭朔望惟朝會一再至至必 上眷矚加等或遣中侍者勞問嘗御

飛白千歲二字賜公難老公因鋪侯前後所錫書九百函爲歌一篇贊成盛德皇祐元年正月己未薨於第享年八十有六翌日聞上駭歎趣外辦車駕或言日直 陛下元命不可往 上曰股肱實虧日於何避遂行哭之勸賜銀三千兩布帛醪米副之以太師中書令責其樞進姓宗黨官若職者十有六人嗚呼公字順之淳化中與鄉進士試禁中占對鳴徹 太宗異之擢乙科調卽鄉主簿射洪令以異政聞改襄陽令外憂自免還除秘書著作佐郎知邵武縣轉本省丞號略楊億在翰林高持風鑒少所器可薦公才堪御史因授監察御史頃江南轉運使闕中書進擬輒却真宗不次用公執政賀 上得人換廣南東路三遷至兵部員外郎代還授河北轉運使改工部郎中河甯棣州有詔徙陽信官見糧多不可以遷公視瀕河數州方歉食即計餘以貸民年如約輸入新郡振乏權羸衆賴以紓 真宗最公治狀欲遂寘左右會正府開面命公曰枚選于衆無易而才公拜稽首遂用調護公身七尺進退安重中隱正外文明篤於孝友根於仁愛則易士大夫歎艷成就出門下者皆一時鉅人施予烟舊廩稍略足不問在否幾何任樞省九八年後三至台輔去位又十年所遇不同而事皆可紀方 上諒闇冢司持衡排抵時望陰席權寵公居其間防檢百爲身俸長城慮先元龜妖胎讒具無所投汙然而卒定大事蓋乾興時善公之謀 章獻佐治軒陛重嚴公事 二聖外謀必聞裏言不宣孝承慈石鴻名雙濟及乾剛獨奮有弗厭者一切罷免而公見留宰相文惠陳堯佐門下生竊出上書妄言變事又有譏諫官立黨者公還奏 上前質其誣賊於是者告結三歲刑諫官事寢不下故明道間見公之忠者德復用 上方厲精聽斷公朝夕進見一力匪懈登峻顛良緝興化條大和嘉生烝薄滲漉舉天下全盛視公所以致君至不至邪大抵相創業者先功相守成者先德經綸之業易言而鎮清之績難知公可謂治世之傑輔皇極之全懿者已故寶元己來著公之勞公之引年人間事一不慨意閱黃老旁行書粗以應外精以治內乘和日化與相頽靡再過鄉上冢召故人長者散金爲壽野服巾車不自貴其貴百社蕃井化爲

康寧偃然牖下如蛻一委當此時搢紳大夫之觀又善公終 聖
上所以惻怛悼痛舉哀外次三不視朝有司謚爲文懿匪公孰宜
凡附官見職者審官審刑二院史館會靈觀判官以近臣兼之契
丹圖信使在藩房時帝所特選祥源觀使以宥密領之集賢殿昭
文館二學士監國子南郊大禮使 獻懿二太后園陵使以執政
涖之邑戶萬五千七百勲階極品功臣出處更二十六號公於書
史多所沈覽爲辭章深純典正尤嗜詩所得皆自然經奇無有彫
剗故禮部尚書清河張詠許爲第一流生平編次成十集既詔索
遺藁家丞錄五集以獻遂秘禁中信乎有德而又有言者歟公之
先蓋漢陽王東之苗裔系牒湮落世數失傳至曾大父諱育從唐
本道帥趙凝府鈎校用度奏爲大理評事凝破避兵沂漢止均州
鄭鄉道葬焉配曰郭氏大父諱裕試金吾衛長史主陰城鹽鐵院
配曰胡氏父廷助隱約違世配曰趙氏二寵氏李氏三世皆深究
浮屠法取和於天遣累於人公爲祖系詩頗言其詳漢陽爲說所
軋叙報不永委昨在不必還其初故公能惟恩以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卽楚韓三國公上追先烈以燕晉魏韓魯越
國自妣而上五族爲大夫人公卽魏國所生七日而母夫人喪屬
公於姑顧復勞苦至於成立公請於朝封姑爲南陽縣太君其喪
也如母而不緘姑子全氏贈太子左贊善大夫公娶姓三蔣黃氏
追封晉陵英國二夫人馮氏封舒國夫人叶卮宗事蒞黃嶺潔宜
其爲今妻也四男子曰友直刑部員外郎直史館曰友偁殿中丞
曰友正將作監丞曰友誼奉禮郎獨早世 上卹其孤故友直爲
史館脩撰友偁任親民官友正遷大理寺丞倅孝礪忠叅持門閥
宜其爲才子也四女子孟歸安氏積爲工部郎中仲歸李氏昭滿
爲刑部員外郎集賢校理叔歸呂氏公孺爲大常博士季歸王氏
素爲刑部郎中柔則順義鈿服委它宜其得賢婿也薨之年夏四
月癸酉克葬公於河南府登封縣天中鄉之原英舒二夫人祔焉
諸子以叙公之業有故吏狀節公之惠有容官議冊愍于朝誌埋
諸幽奏終藏事無不如志惟絳石巋存可刻以磨若又著庸其上
顯摠無窮誰不謂然乃請而命史臣某係以詞曰

惟天興兩 有雲敵蒸 惟辟撫期 有賢挺生 賢者謂誰
英英令君 竭來于朝 對我 聖真 帝啓南社
實護且毗 既在東宮 陟降不違 帝受冒珍 瑞福紛綸
負日當天 四海復晨 內經鴻樞 帝心呂嘉 三陟宰司
并秉將牙 公之在欺 施設有方 百工儀儀 莫匪峻良
自狄而戎 疇敢不王 公之出藩 人以阜安 忝稷熾豐
靡厲靡患 宇圉歲空 吏不傳爰 老還第家 爲國傳旨
班視台鉉 寵光益振 陶天之和 用克永年 未始疾憂
委化而壇 帝嘆慈遺 行不便時 殮以衮章 歿軫餘思
凡公猷爲 一代宗臣 有勛在史 有德在民 昔周之奭
佐成以功 叶振權綱 王道邇隆 在唐之說 輔明以嗣
擁全威靈 大猷訖濟 公視二臣 孰爲後先 著辭表阡
風烈永傳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文忠公蘇

試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乂常使智者謀之而仁者守之雖至於無窮可也契丹自晉天福以來踐有幽薊北鄙之警略無寧歲凡六十有九年至景德元年舉國來寇攻定武圍高陽不克遂陷德清以犯天雄 真宗皇帝用宰相寇準計決策親征既次澶淵諸道兵大會行在虜旣震動兵始推射殺其驍將順國王撻覽虜懼遂請和時諸將皆請以兵會界河上邊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吾民也何多以殺爲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爲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旣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爲動色乃以公爲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旣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隍藉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忘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富鄭公弼顯忠尚德之碑

文忠公蘇

宋興百三十年四方無虞人物歲滋蓋自秦漢以來未有若此之盛者雖所以致之非一道而其要在於兵不用用不久常使智者

福以來踐有幽

一舉國來寇攻

帝用宰相寇準

功兵始擣射殺

百界河上邊

之行蘇字下當添載字 在四行以字旁

其歸徐以精甲躡其後殲之虜懼求哀於 上上曰契丹幽薊皆

吾民也何多以殺為遂詔諸將按兵勿伐縱契丹歸國虜自是通

好守約不復盜邊者三十有九年及趙元昊叛西方轉戰連年兵

久不決契丹之臣有貪而喜功者以我為怯且厭兵遂教其主設

詞以動我欲得晉高祖所與關南十縣慶曆二年聚重兵境上遣

其臣蕭英劉六符來聘兵既壓境而使來非時中外忿之 仁宗

皇帝曰契丹吾兄弟之國未可棄也其有以大鎮撫之命宰相擇

報聘者時虜情不可測群臣皆莫敢行宰相舉右正言知制誥富

公公即入對便殿叩頭曰主憂臣辱臣不敢愛其死 上為動色

乃以公為接伴英等入境上遣中使勞之英託足疾不拜公曰吾

嘗使北病臥車中聞命輒起拜今中使至而公不起此何禮也英

瞿然起拜公開懷與語不以夷狄待之英等見公傾蓋亦不復隱

其情遂去左右密以其主所欲得者告公且曰可從從之不可從

更以一事塞之公具以聞 上命御史中丞賈昌朝館伴不許割

地而許增歲幣且命公報聘既至六符館之往反十數皆論割地

必不可狀及見虜主問故虜主曰南朝違約塞鴈門增塘水治城

隍藉民兵此何意也群臣請舉兵而南寡人以謂不若遣使求地

求而不獲舉兵未晚也公曰北朝志 章聖皇帝之大德乎澶淵

之役若從諸將言北兵無得脫者且北朝與中國通好則人主專

其利而臣下無所獲若用兵則利歸臣下而人主任其禍故北朝

諸臣爭勸用兵者此皆其身謀非國計也虜主驚曰何謂也公曰
晉高祖欺天叛君而求助於北末帝昏亂神人棄之是時中國狹
小上下離叛故契丹全師獨克雖虜獲金幣充歸諸臣之家而壯
士健馬物故大半此誰任其禍者今中國提封萬里所在精兵以
百萬計法令脩明上下一心北朝欲用兵能保其必勝乎曰不能
公曰勝負未可知就使其勝所亡士馬群臣當之歟抑又主當之
歟若通好不絕歲幣盡歸人主臣下所得止奉使者歲一二人耳
群臣何利焉虜主大悟首肯者久之公又曰塞鴈門者以備元昊
也塘水始於何承矩事在通好前地卑水聚勢不得不增城隍皆
修舊民兵亦舊籍特補其缺耳非違約也晉高祖以慮龍一道路
契丹周世宗復伐取關南皆異代事 宋興已九十年若各欲求
異代故地豈北朝之利也哉 本朝皇帝之命使臣則有詞矣曰
朕為祖宗守國必不敢以其地與人北朝所欲不過利其祖賦耳
朕不欲以地故多殺兩朝赤子故屈已增幣以代賦入若北朝必
欲得地是志在敗盟候此為詞耳 朕亦安得獨避用兵乎澶淵
之盟天地鬼神實臨之今北朝首發兵端過不在 朕天地鬼神
豈可欺也哉虜大感悟遂欲求婚公曰婚姻易以生隙人命備短
不可知不若歲幣之堅久也 本朝長公主出降齎送不過十萬
緡豈若歲幣無窮之獲哉虜主曰卿且歸矣再來當擇一授之卿
其遂以誓書來公歸復命再聘受書及口傳之詞于政府既行次
樂壽謂其副曰吾為使者而不見國書萬一書詞與口傳者異則
吾事敗矣發書視之果不同乃馳入都以哺入見宿學士院一夕
易書而行既至虜不復求婚專欲增幣曰南朝遺我書當曰獻否
則曰納公爭不可虜主曰南朝既懼我矣何惜此二字若我擁兵
而南得無悔乎公曰 本朝皇帝兼愛南北之民不忍使蹈鋒鏑
故屈已增幣何名為懼哉若不得已而至於用兵則南北敵國當
以曲直為勝負非使臣之所憂也虜主曰卿勿固執古亦有之公
曰自古惟唐高祖借兵於突厥故臣事之當時所遺或稱獻納則
不可知其後頡利為太宗所擒豈復有此禮哉公聲色俱厲虜知
不可奪曰吾當自遣人議之於是留所許增幣誓書復使耶律仁

先及六符以其國誓書來且求為獻納公奏曰臣既以死拒之虜氣折矣可勿復計虜無能為也 上從之增幣二十萬而契丹平北方無事蓋又四十八年矣契丹君臣至今誦其語守其約不忍敗者以其心曉然知通好用兵利害之所在也故臣常竊論之百餘年間兵不犬用者 真宗 仁宗之德而寇準與公之功也公諱弼字彥國河南人曾大父內黃令諱處謙大父商州馬步使諱令荀考尚書都官員外郎諱言皆以公貴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封鄧韓秦三國公曾祖母劉氏祖母趙氏母韓氏封魯韓秦三國太夫人公幼篤學有大度范仲淹見而識之曰此王佐才也懷其文以示王曾晏殊殊即以女妻之 仁宗復制科仲淹謂公曰子當以是進天聖八年公以茂材異等中第授將作監丞知河南府長水縣用李迪辟簽書河陽節度判官事丁秦國公憂服除會郭后廢范仲淹爭之貶知睦州公上言朝廷一舉而獲二過縱不能復后即還仲淹以來忠言通判絳州景祐四年召試館職遷太子中允直集賢院從王曾辟通判鄆州寶元初趙元昊反公上疏陳八事且言元昊遣使求割地邀金帛使者部從儀物如契丹而詞甚倨此必元昊腹心謀臣自請行者宜出其不意斬之都市又言夏守贊庸人也平時猶不當用而 艱難之際可為樞密乎議者以為有宰相器召還為開封府推官擢知諫院康定元年日食正且公言請罷燕徹樂雖虜使在館亦宜就賜飲食而已執政以為不可公曰萬一北虜行之為朝廷羞後使虜還者云虜中罷燕如公言 仁宗深悔之初宰相惡聞忠言下令禁越職言事公因論日食以謂應天變莫若通下情遂除其禁元昊寇鄜延殺二萬人破金明擒李士斌延帥范雍鈐轄盧守勲閉門不救中貴人黃德和引兵先走劉平石元孫戰死而雍守勲歸罪於通判計用章都監李康伯皆竄嶺南德和誣奏平降賊詔以兵圍守其家公言平自環慶引兵來援以姦臣不救故敗竟罵賊不食而死宜卹其家守勲德和皆中官怙勢誣人冀以自免宜竟其獄樞密院奏方用兵獄不可遂公言大臣附下罔上獄不可不竟時守勲男昭序為御藥公奏乞罷之德和竟坐腰斬延州民二十人詣闕告急 上召

問具得諸將敗亡狀執政惡之命邊郡禁民擅之闕者公言此非陛下意宰相惡上知四方有敗耳民有急不得訴之朝則西走元昊北走契丹矣夏守贊爲陝西都總管又以入內都知王守忠爲都鈐轄公言用守贊旣爲天下笑而守忠鈐轄乃與唐中官監軍無異將吏必怨懼盧守勲黃德和覆車之轍可復蹈乎詔罷守忠時又用觀察使魏昭昞爲同州鄭守忠爲殿前都指揮使高化爲步軍都指揮使公言昭昞乳臭兒必敗事守忠與化故觀事官皆奴才小人不可用詔遣侍御史陳自往陝西督修城且城潼關公言天子守在四夷今城潼關自關以西爲棄之耶語皆侵執政自用兵以來吏民上書者甚衆初不省用公言知制誥本中書屬官可選二人置高中書考其所言可用用之宰相以付學士公言以宰相偷安欲以天下是非盡付他人乞與廷辯又言邊事係國安危不當專委樞密院周宰相魏仁浦兼樞密使國初范質王溥亦以宰相叅知樞密院事今兵與宜使宰相以故事兼領仁宗曰軍國之務常盡歸中書樞密非古官然未欲遽廢內降令中書

同議樞密院事且書其檢宰相以內降納上前曰恐樞密院謂臣奪權公曰此宰相避事耳非畏奪權也時西夏首領吹同乞砂吹同山乞各稱僞將相來降補借奉職羈置荆湖公言二人之降其家已族矣當厚賞以勸來者上命以所言送中書公見宰相論之宰相初不知也公嘆曰此豈小事而宰相不知耶更極論之上從公言以宰相兼樞密使除鹽鐵判官遷太常丞史館修撰奉使契丹二年改右正言知制誥糾察在京刑獄時有用僞牒爲僧者事覺乃堂吏爲之開封按餘人而不及吏公白執政請以吏付獄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爲近名公正色不受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故薦公使契丹欲因事罪之歐陽脩上書引頽直卿使希烈事留公不報使還除吏部郎中樞密直學士懇辭不受始聞命聞一女卒垂受命聞一男生皆不顧而行得家書不發而焚之曰徒亂人意尋遷翰林學士公見上力辭曰增歲幣能臣本志也特以朝廷方討元昊未報與虜角故不教以死爭其敢受賞乎慶曆三年三月遂命公爲樞密副使辭之愈力改授資政

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七月復除樞密副使公言虜既通好議者便謂無事邊備漸弛虜萬一敗盟臣兀且有罪非獨臣不敢授亦願 陛下思夷狄輕侮中原之恥坐薪嘗膽不忘修政因以告納 上前而罷逾月復除前命時元昊使辭群臣班紫宸殿門上俟公綴樞密院班乃坐且使宰相章德象諭公曰此朝廷特用非以使虜故也公不得已乃受時晏殊為相范仲淹為參知政事杜衍為樞密使韓琦與公副之歐陽脩余靖王素蔡襄為諫官皆天下之望魯人石介作慶曆聖德詩歷頌群臣皆得其實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天下不以為過公既以社稷自任而 仁宗責成於公與仲淹望太平於朞月之間數以手詔督公等條具其事又開天章閣召公等坐且給筆札使書其所欲為者遣中使二人更往督之且命仲淹主西事公主北事公遂與仲淹各上當世之務十餘條又自上河北安邊十三策大畧以進賢退不肖止僥倖去宿弊為本欲漸易諸路監司之不才者使澄汰所部吏於是小人如不悅矣元昊遣使以書來稱男而不臣公言契丹自元昊而我

不臣則契丹為無敵於天下不可許乃却其使卒臣之四年七月契丹來告舉兵討元昊十二月詔冊元昊為夏國主使將行而止之以俟虜使公曰若虜使未至而行則事自我出既至則恩歸契丹矣從之是歲契丹受禮雲中且發兵會元昊伐宋兒族於河東為近 上問公曰虜得無與元昊襲我乎公曰虜自得幽薊不復田河東入寇者以河北平易富饒而河東嶮瘠且虜我出鎮定構燕薊之虛也今兵出無名契丹大國決不為此就使妄動當出我不意不應先言受禮雲中也元昊本與契丹約相左右以困中國今契丹皆約結好於我獨獲重幣元昊有怨言故虜築威塞州以備之保兒屢殺威塞人虜疑元昊使之故為是役安能合而寇我哉以謂調發為備公曰虜雖不來猶欲以虛聲困我若調發正墮其計臣請任之虜若入寇臣為罔上且誤國 上乃止虜卒不動公謂契丹異日作難必於河朔既上十三策又請守一郡行其事小人怨公不已而大臣亦有以飛語讒公者 上雖不信公懼因保州賊平求為河北宣撫使以避之使將還除賀政殿學士知鄆

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護者不已罷安撫使歲餘護不驗加給軍中移知青州兼京東路安撫使河朔大水民流京東公擇所部豐稔者五州勸民出粟得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區散處其人以便薪水官吏自前資待闕寄居者皆給其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山林河海之利有可取以爲生者聽流民取之其主不得禁官吏皆書其勞約爲奏請使他日得以次受賞於朝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糲飯勞之出於至誠人人爲盡力流民死者爲大冢葬之謂之叢冢自爲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而爲兵者又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曰救災守臣職也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飢民聚爲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爲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爲法至於今不知所活者幾千萬人矣王則據貝州叛齊州禁兵馬達張青與姦民張握等得劔印于妖師欲以其衆叛將屠城以應則握之壻楊俊詣公告之齊非

公所部恐事泄變生待中貴人張從訓銜命至青公度從訓可使即以事付從訓使馳至郡發吏卒取之無得脫者且自劾擅遣中使罪 仁宗嘉之再除禮部侍郎公又懇詞不受遷資政殿大學士以明堂恩除禮部侍郎徙知鄭州又徙蔡州加觀文殿學士知河陽遷戶部侍郎除宣徽南院使判并州兼河東經略安撫使至和二年召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與文彥博並命宣制之日士大夫相慶於朝 仁宗密覘知之歐陽脩奏事殿上上具以語脩且曰古之求相者或得於夢卜今 朕用二相人情如此豈不賢於夢卜也哉脩頓首稱賀 仁宗弗豫大臣不得見中外憂恐文彥博與公等直入問疾內侍止之不可因以監視讓脩爲名乞留宿內殿事皆關白而後行禁中肅然嘉祐三年加禮部尚書昭文館大學士監脩國史公之爲相守格法行故事而附以公議無心於其間故百官任職天下無事以所在民力困弊賦役不均遣使分道相視裁減謂之寬郵民力又弛茶禁以通商賈省刑罰天下便之六年丁秦國太夫人憂詔爲罷春燕故事執政

遇喪皆起復公以謂金革變禮不可用於平世 仁宗待公而為政五遣使起之卒不從命天下稱焉 英宗即位拜樞密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遷戶部尚書逾年以足疾求解機務章二十上拜鎮海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陽封祁國公公五上章辭使相且言 真宗以前不輕以此授人 仁宗即位之初執政欲自為地故開此比終 仁宗之世宰相樞密使罷者皆除使相至不稱職有罪者亦然天下非之令 陛下初即位願立法自臣始不從 神宗即位改鎮武寧軍進封鄭國公公又乞罷使相乃以為尚書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集禧觀使召赴闕公以足疾固辭復判河陽熙寧元年移汝州且詔入覲以公足疾許肩輿至殿門上特為御內東門小殿見之令男紹隆入扶且命無拜坐語從容至日吳賜紹隆五品服再對 上欲留公為集禧觀使力辭赴郡明年二月除司空兼侍中昭文館大學士賜甲第一區皆辭不受復拜左僕射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公既至未見有於上前言災異皆天數非人事得失所致者公聞之歎曰人君所畏惟天若不畏天何事不可為者去亂亡無幾矣此必女姦臣欲進邪說故先導 上以無所畏使輔拂諫詳之臣無所復施其力此治亂之譏也吾不可以不速救即上書數千言雜引春秋洪範及古今傳記人情物理以明其決不然者群臣請上尊號及作樂 上以久是子記群臣固請作樂公又言故事有災變皆徹樂恐 上以同天節虜使當上壽故未斷其請臣以為此盛德事正當以示夷狄乞并罷上壽從之即日而雨公又上疏願益畏天戒遠姦佞近忠良 上親書荅詔曰義忠言親理正文直苟非意在愛君志存王室何以臻此敢不置之枕席銘諸肺腑終老是戒更願公不替今日之志則天災不難弭太平可立俟也公既上疏謝復申戒不已願 陛下待群臣不以同異為喜怒不以喜怒為用捨公始見 上上問邊事公曰 陛下即位之始當布德行惠願二十年口不言兵因以九事為戒八月以疾辭位拜武寧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河南復以公請改亳州時方行青苗息錢法公以謂法行則財聚於上人散於下且富民不願請願請者皆貧民

後不可復得故持之不行而提舉常平倉趙濟劾公以大臣格新法法行當自貴近者始若置而不問無以令天下乃除杰僕射判汝州公言新法臣所不曉不可以復治郡願歸洛養疾許之尋請老拜司空復武寧節度平章事進封韓國公致仕公雖居家而朝廷有大利害知無不言交趾叛詔郭逵等討之公言海嶠嶮遠不可以責其必進願詔逵等擇利進退以全王師契丹來爭河東地界上手詔問公公言熙河諸郡皆不足守而河東地界決不可許元豐三年官制行政授開府儀同三司是歲故叅知政事王堯臣之子同老上言至和三年仁宗弗豫其父堯臣嘗與文彥博劉沆及公同決大策乞立儲嗣仁宗許之會翊日有瘳故緩其事人無復知者以其父堯臣所撰詔草上之上以問彥博彥博言與同老合上嘉公等勲績如此而終不自言下詔以公爲司徒且以其子紹京爲閣門祇候六年閏六月丙申薨于洛陽私第之正寢享年八十手封遺表使其子上之世莫知其所言者上聞訃震悼爲輟視朝內出祭文遣使致奠所以賻卹其家者甚

厚贈太尉謚曰文忠十一月庚申葬于河南府河南縣金谷鄉南張里公之配曰周國夫人晏氏後公四年卒子男三人曰紹庭朝奉郎曰紹宗供備庫副使後公一月卒曰紹隆光祿寺丞早卒女四人長適保寧軍節度使北京留守馮京卒又以其次繼室封安化郡夫人次適承議郎范大琮次適宣德郎范大珪孫男三人定方承事郎直清承奉郎直亮假承務郎公性至孝恭儉好禮與人言雖幼賤必盡敬氣色穆然終身不見喜愠然以單車入不測之虜廷詰其君臣所其口而服其心無一語少屈所謂大勇者乎其好善疾惡蓋出於天資常言君子小人如冰炭決不可以同器若兼收並用則小人必勝薰蕕雜處終必爲臭其爲宰相及判河陽最後請老家居凡三上章皆言天子無職事惟辨君子小人而進退之此天子之職也君子與小人並處其勢必不勝君子不勝則奉身而退樂道無悶小人不勝則交結構弱千岐萬轍必勝而後已小人復勝必遂肆毒於善良無所不爲求天下不亂不可得也其爲文章辨而不華質而不俚有文集八十卷天聖應詔集十一

諫垣集三卷制草五卷奏議十三卷表章三十卷河北安邊策一卷奉使錄四卷青州賑濟策三卷平生所荐甚衆尤知名者十餘人如王質與其弟素余靖張瓌石介孫復吳奎韓維陳襄王鼎張鼎之杜杞陳希亮之流皆有聞于世世以為知人元祐元年六月有詔以公配享神宗皇帝廟庭明年以明堂恩加贈太師紹庭請于朝曰先臣墓碑未立願有以寵綏之——上為親篆其首曰顯忠尚德之碑且命臣軾撰次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獻言曰世未嘗無賢也自堯舜三代以至于今有是君則有是臣故仁宗英宗至于神考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則天畀以人光明偉傑有如公者觀公之行事而味其生平則三宗之盛德可不問而知也古之人臣功高則身危名重則謗生故命世之士罕能以功名始終者臣觀三宗所以待公全其功名而保其終始蓋可謂至矣方契丹求割地上命宰相歷問近臣孰能為朕使虜者皆以事辭免公獨慨然請行使事既畢上欲用公公逡巡退避不敢居而向之詞免者自耻其不行則惟公之怨比而諛公無所不至及石

疏疏上

九

介為慶厯聖德詩天下傳頌則大臣疾公如仇構以飛語必欲致之死地仁宗徐而察之盡辨其誣卒以公為宰相及英宗神宗之世公已老矣勲在史官德在生民天子虛已聽公西戎北狄視公進退以為中國輕重然一趙濟敢搖之惟神宗日月之明知公念深公雖致仕尚有大政必手詔訪問又追論定策之勲以告天下罷及其子孫然後小人不致復議雍容進退卒為宗臣古人有言曰為君難為臣不易豈不然哉公既配食清廟宜有頌詩以昭示來世其詞曰

五代八世	十有二君	四十四年	如絲之棼	以人為戲
以殺為儆	兵交兩河	腥聞于天	上帝憎之	命我
祖宗	昇爾疆土	往銷其鋒	孰謂民遠	我聞其呻
寧爾小忍	無殘我民	六聖受命	惟一其心	勅其後人
帝命是承	勿剽別人	矧敢好兵	百三十年	諱兵與刑
惟彼北	謂帝我驕	帝聞其言	折其萌芽	篤生菜公
尺箕苔之	既服既馴	則援綏之	堂堂韓公	與萊相望

再聘于燕	北方以寧	景德元禩	始盟契丹	公生是歲
天命則然	公之存母	秦國寤驚	旌旗鶴雁	降充其庭
云有天赦	已而生公	天欲救民	公啓其表	北至燕然
南至于河	億萬維生	公手拊摩	水潦荐飢	散流而東
五十萬人	仰哺于公	公之在內	自泉流瀕	其在四方
自棄流根	百官惟人	百度惟正	相我	三宗
重華協明	帝謂公來	隕星其堂	有噴有正	公豈是藏
維岳降神	今歸不留	臣賦作誦	以配崧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五

魏文

十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司馬文正公光忠清粹德之碑

文忠公蘇軾

上即位之三年朝廷清明百揆時叙民安其生風俗一變異時薄矣鄙人皆洗心易德務爲忠厚人人自重耻言人過中國無事四夷稽首請命惟西羌夏人叛服不常壞毒自疑數入爲寇上命諸將按兵不戰示以形勢不數月生致大首領鬼章青宜結闕下夏人十數萬寇涇原至鎮戎城下五日無所得一夕遁去而西羌兀征聲延以其族萬人來降黃河始決曹村旣築靈平復以小吳橫流五年朔方騷然而今歲之秋積雨彌月河不大溢及冬水入地益深有北流赴海復禹舊迹之勢九上所欲不求而獲而其所惡不麾而去天下曉然知天意與上合庶幾復見至治之成家給人足刑指不用如咸平景德間也或以問臣軾上與太皇太后安所施設而及此臣軾對曰在易大有上九自天祐之吉無不利孔子曰天之所助者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復信思乎順又

定六

一

以尚賢也是以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今二聖躬信順以先天下而用司馬公以致天下士應是三德矣且以臣觀之公仁人也天相之矣何以知其然也曰公以文章名於世而以忠義自結入主朝廷知之可也四方之人何自知之士大夫知之可也農商走卒何自知之中國知之可也九夷八蠻何自知之方其退居於洛眇然如顏子之在陋巷壘然如屈原之在陂澤其與民相忘也久矣而名震天下如雷霆如河漢如家至而目見之聞其名者雖愚無知如婦人孺子勇悍難化如軍伍夷狄以至於姦邪小人雖惡其害已仇而疾之者莫不斂衽变色咨嗟太息或至於流涕也元豐之末臣自登州入朝過八州以至京師民知其與公善也所在數千人聚而號呼於馬首曰寄謝司馬丞相慎毋去朝廷厚自愛以活百姓如是者蓋千餘里不絕至京師聞士大夫言公初入朝民擁其馬至不得行衛士見公攀跪流涕者不可勝數公懼而歸洛遼人夏人遣使入朝與吾使至虜中者虜必問公起居而遼人救其邊吏曰中國相司馬矣慎毋生事開邊隙其後公薨京師之

民罷市而往弔弼衣以致奠巷哭以過車者蓋以千萬數上命戶部侍郎趙瞻內侍省押班馮宗道護其喪歸葬瞻等既還皆言民哭公哀甚如哭其私親四方來會葬者蓋數萬人而嶺南封州父老相率致祭且作佛事以薦公者其詞尤哀炫鄉於手頂以送公葬者九百餘人而畫像以祠公者天下皆是也此豈人力也哉天相之也匹夫而能動天亦必有道矣非至誠一德其孰能使之記曰惟天下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矣書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又曰德惟一動罔不吉德二三動罔不凶或以千金予人而人不喜或以一言使人而人死之者誠與不誠故也稽天之潦不能終朝而一綫之溜可以達石者一與不一故也誠而一古之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而况公乎故臣論公之德至於感人心動天地魏：如此而蔽之以三言曰誠曰一公諱光字君實其先河內人晉安平獻王孚之後王之裔孫征東大將軍陽始葬今陝州夏縣涑水鄉子孫因家焉曾祖諱政

以五代衰亂不仕贈太子太保祖諱炫舉進士試秘書省校書郎終於耀州富平縣令贈太子太傅考諱池寶元慶曆間名臣終於兵部郎中天章閣待制贈太師溫國公曾祖妣薛氏祖妣皇甫氏妣聶氏皆封溫國太夫人公始以進士甲科事 仁宗皇帝至天章閣待制知諫院始發大議乞立宗子爲後以安宗廟宰相韓琦等因其言遂定大計事 英宗皇帝爲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論陝西刺義勇爲民患及內侍任守忠姦蠹乞斬以謝天下守忠竟以譴死又論濮安懿王當準先朝封贈期親尊屬故事天下義之事 神宗皇帝爲翰林學士御史中丞西戎部將鬼名山欲以橫山之衆降公極論其不可納後必爲邊患已而果然勸 帝不受尊號遂爲萬世法及王安石爲相始行青苗助役農田水利謂之新法公首言其害以身爭之當時士大夫不附安石言新法不便者皆倚公爲重 帝以公爲樞密副使公以言不行不受命乃以爲端明殿學士出知永興軍遂以留司御史臺及提舉崇福宮退居於洛十有五年及 上即位 太皇太后攝政起公爲門下

侍郎遷正議大夫遂拜左僕射公首更詔書以降言路分別邪正
進退其甚者十餘人旋罷保甲保馬市易及諸道新行鹽鐵茶法
最後遂罷助役青苗方議取士擇守令監司以養民期於富而教
之凜凜嚮至治矣而公卧病以元祐元年九月丙辰朔薨于位享
年六十八 太皇太后聞之慟 上亦感涕不已時方祀明堂禮
成不賀 二聖皆臨其喪哭之哀甚輟視朝贈太師溫國公祔以
一品禮服謚曰文正官其親屬十人公娶張氏禮部尚書存之女
封清河郡君先公卒追封溫國夫人子三人童唐皆早亡康今為
祕書省校書郎孫二人植相皆承奉郎以元祐二年正月辛酉葬
于陝之夏縣涑水南原之晁村上以御篆表其墓道曰忠清粹德
之碑而其文以命臣軾臣蓋嘗為公行狀而端明殿學士范鎮取
以志其墓矣故其詳不復再見而獨論其大方議者徒見 上與
太皇太后進公之速用公之盡而不知 神宗皇帝知公之深也
自士庶人至于卿大夫相與為賓師朋友道足以相信而權不足
以相伏戚然猶同已則親之異已則踈之未有聞過而喜受誨而
不怒者也而况於君臣之間乎方熙寧中朝廷政事與公所言無
一不相違者書數十上皆盡言不諱蓋自敵以下所不能堪而
先帝安受之非特不怒而已乃欲以為左右輔弼之臣至為叙其
所著書讀之於邇英閣不深知公而能如是乎 二聖之知公也
知之於既同而 先帝之知公也知之於方異故臣以 先帝為
難昔齊神武皇帝寢疾告其子世宗曰侯景專制河南十四年矣
諸將皆莫能敵惟慕容紹宗可以制之我故不貴留以遺汝而唐
太宗亦謂高宗汝於李勣無恩我今責出之汝當授以僕射乃出
勣為疊州都督夫齊神武唐太宗雖未足以比隆 先帝而紹宗
與勣亦非公之流然古之人君所以為其子孫長計遠慮者類皆
如此寧其身不受知人之名而使其子專享得賢之利 先帝知
公如此而卒不尽用安知其意不出於此乎臣既書其事乃拜手
稽首而作詩曰

於皇上帝 子惠我民 孰堪顧天 惟聖與仁 聖子受命
如堯之初 神母詔之 匪亟匪徐 聖神無心 孰左右之

民自擇相 我興授之 其相惟何 太師温公 公來自西
一馬二童 萬人環之 如渴赴泉 孰不見公 莫如我先
二聖忘己 惟公是式 公亦無我 惟民是度 民曰樂哉
既相司馬 爾賈于途 我耕于野 士曰時哉 既用君寶
我後子先 時不可失 公如麟鳳 不鷲不博 羽毛畢朝
雄狡率服 為政一年 疾病半之 功則多矣 百年之思
知公于異 識公于微 匪公之思 神考是懷 天子萬年
四夷來同 薦于清廟 神考之功

賈文元公昌朝神道碑

荆公王

安石

公諱某字子明姓賈氏皇秘書省著作佐郎贈太師中書令尚書
令晉國公諱某之子皇太子左贊善大夫贈太師中書令尚書令
齊國諱某之孫晉中書舍人史館修撰皇贈太師中書令諱某之
曾孫其先南皮中人徙獲鹿令葬開封而為其縣人者自公皇考
始公少則莊重謹密治經章解句達老師宿學舉數以為賢已天

卷之六

四

禧元年獻文章召試賜同進士出身除常州晉陵縣主簿國子監
說書又以江州德化縣令兼潁川鄉王伴讀當是時孫宣公領國
子一見聽語待以公相數舉公學問當在人主左右大臣有以親
嫌者故久弗用以知常州宜興開封東明兩縣監在京廣濟永濟
兩倉又召置國子監說書景祐元年積官至尚書都官員外郎乃
始置崇政殿說書而以公為之公於傳注訓詁不為曲釋至先王
治心守身經理天下之意指物譬事折毫解縷言則感心自 仁
宗即位大臣或操法令斷天下事稽古不至秦漢以上以儒術為
疏闊然 上常獨意鄉堯舜三代得公以經開說則慨然皆以為
善而公由此顯矣於是 上所質問多道德之要公請悉記錄歲
終歸太史詔以 章獻太后故為彭城郡王諱其名公言母之諱
禮不得以出於官太平興國寺災公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屬
災觀寺天意蓋有所在今此獨可勿繕治以稱 陛下畏天威愛
人力之意西域僧以佛骨銅像來獻公請加賜遣還無以所獻示
外 上皆從之以直集賢院天章閣侍講史館修撰判尚書禮部

判大府寺天章置侍講自公始故事親祠郊廟燕遊慢戲之物皆
在儀衛公奏除之未幾遂以知制誥龍圖閣直學士權知通進銀
臺司兼門下封駁事權判吏部流內銓權知開封府又以右諫議
大夫權御史中丞兼判國子監而侍講如初公之爲銓也河北蟲
旱以公安撫公舉能訛姦於利害多所興除異時縣令俸錢滿萬
二千乃舉令公以爲法如此則小縣終不得善治乃請槩舉令而
與其俸如大縣其在御史劉平爲趙元昊所得邊吏以降敵告議
收其族公言漢殺李陵母妻子陵不歸而漢悔 真宗撫王繼忠
家後賴其力且平事固未可知乃不果收侍講林瑀者言天子即
位當步其日占所得卦以知吉凶公奏瑀所言不經不可用上
即爲公罷瑀又奏劾駙馬都尉柴恭僖公奪其州人以爲宜初元
吳反公言兵事起財不贍宜及今度經費罷減諸不急至是詔與
三司合議一歲所省率緡錢百萬慶曆二年契丹來求地請婚公
王其使責以信義告之利害客絀服不能發口執政議使契丹汝
无昊公曰契丹許我而有功則必驕以弱我而責報無窮已不且

以我市於元昊矣且唐中極衰時聽吐蕃擊手宋泚陸贄尚以爲不
可後乃知吐蕃陰與泚合而陽言助國今獨安知契丹計不出此
乃言所以待夷狄者凡六事 上皆行其策三年遂以本官叅知
政事四年以尚書工部侍郎檢校太傅爲樞密使五年以集賢殿
大學士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兼樞密使居兩月拜昭文館大學士
監修國史議祔 章惠太后太廟公言其非禮及祔 獻懿二后
密敕遷文武位一等賜外內諸軍特皮優給公又獨奏罷之旣而
救兩府公又不從乃已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公爭言自古將帥
被執歸多不死元孫以不死七年 上以旱避正殿貶食自責公
因稽首遜位章六七入乃除武勝軍節度使檢校太傅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判大名府兼北京留守河北安撫使妖人王則謀舉大
名府反河南北使其党挾書妄言冀得近公公疑爲姦考問具服
則惶急不及會獨嬰貝州以反公即使部將王信孟元郝質馳兵
操攻具往且請自出搏賊不許終賊所以擒滅功居多移鎮山南
東道檢校太師賜號安國公公因請寬諸吏民爲則所脅者而捕

河南北妖人治殺之無所漏河決商胡方暑公暴隄 上躬親指
畫出倉廩與彼水百姓舍其流棄接以醫藥所活九十餘萬口契
丹誘亡卒號爲南軍以戰夏人而邊法卒亡自歸者死公變其法
有歸者故擢超其任於是歸者衆因以知契丹國事契丹亦因以
拒亡卒黜南軍不用邊人以地外質公請重禁絕主不時贖則聽
人得贖而有之地盡歸邊以不爭皇祐元年判鄭州從公求也至
見留爲祥源觀使旣而以尚書右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
省朝會班宰相視其儀物歲中又求任外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右
僕射檢校太師兼侍中判鄭州固辭僕射侍中乃改同中書門下
平章事又欲遷公四子各一官亦以公辭而止二年母燕國太夫
人薨命以故官不起賜書寵慰從之公事燕國以孝聞 上嘗賜
銀飾肩輿士大夫以爲榮及薨自鄭歸葬扶舁蒼然肩足皆胠行
路瞻望悲哀歎息四年除故官侍中居頃出治許州將行矣 仁
宗問易之乾卦公旣講解又作書以獻以亢龍爲戒手詔褒荅以
公所獻藏太史五年又涖大名安撫河北中書議塞商胡決以公

異論故使建言者專其事公猶爭不已河果不可塞建言者得罪
而澶魏信棣德博多水死公乃請使撫巡振救人用歸息嘉祐元
年進封許國公又兼侍中方避未聽而以樞密使召卒罷侍中而
以中書門下平章事爲樞密使二年以鎮安軍節右僕射檢校太
師兼侍中充景靈宮使出許州七年以保平軍節陝州大都督府
長史移大名兼安撫公凡三至魏及許鄭皆以寬惠爲治人安樂
之它將相賜公使錢多使牟利公度所賜爲用故在所尤不擾

今皇帝即位改節度鳳翔加左僕射鳳翔尹進封魏國公治平元
年求還使侍中守許州凡六七終不許二年乃授許州入見又辭
所辭不許使使撫諭湏秋乃發六月告疾中人將太醫問視相屬
又力求解將相乃以左僕射觀文殿大學士判尚書都省七月戊
寅薨千第 上親臨哭發涕爲不視朝二日賜龍腦水銀以斂制
服出司賓祭吊別賜黃金給葬贈司空兼侍中謚曰文元以九月
甲申葬開封汴陽里晉公之墓兆公年六十八散官開府儀同三
司勳上柱國號推誠保德崇仁守正忠亮佐運翊戴功臣邑戶萬

五千戶實封五千六百戶公所著書有群經音辨十卷通紀八十卷本朝時令十二卷又奏議文集合二十卷元配王氏尚書兵部郎中集賢殿修撰軫之女追封莒國夫人繼配陳氏武信軍節度使康肅公堯咨之女封魏國夫人六男子章太常博士集賢校理早卒圭尚書比部員外郎田尚書駕部員外郎青尚書司門員外郎齊大理寺丞炎未仕三女子國子博士程嗣弼大理寺丞宋惠國太常博士麗元英公婿也其後天子以炎守將作監丞又官公內外族親凡若干賈氏自誼及耽傳王相帝皆以儒學至公又以經術致將相出入文武有謀有功當中國治安四夷集附寵祿光大始終安榮君臣相遭於是爲盛銘曰

於皇仁宗

時宋之隆

奠此中國

四夷來同

孰夾孰承

有宰魏公

帝曰詢爾

群公卿士

朕欲考古

以求亂治

有博六藝

使熙

朕志

魏公乃來

錫帝之求

筵于殿中

登闈治幽

乃尹開封

治民不絀

乃丞御史

督制庶尤

膏澤在下

薰蒸在上

參國政事

遂都將相

完先

七

帝巡大塗

公帝之準

帝御廣宮

之屏之墉

文條武鬯

且獻膚功

終徂在天

公則隨邁

廷喪元老

隱加問賚

有銘大史

有謚太常

次詩不誣

斷石墓傍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六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宋元憲公庠忠規德範之碑

文恭公王

珪

治平三年四月辛丑司空致仕鄭國公薨于京師時天子方以
裁異避殿有司誤奏母臨喪乃作挽辭三章以哀之爲廢朝二日
贈公太尉兼侍中謚曰元憲五月丙寅天子成服于苑中百官
慰殿門下其年十月己酉葬公許州陽翟縣之三封原是日又廢
朝既葬御篆其碑曰忠規德範之碑既又詔太史臣珪以銘其
碑臣珪方修仁宗皇帝實錄自契丹再盟陝西亦罷兵其後
天子益鄉文學興禮樂之事當是之時觀公一用經術以相仁
宗而天下俗吏之務不至干朝廷顧其功豈不茂哉夫創業之相
名易章守成之相迹難見在漢丙魏嘗有聲于孝宣之世然推其
術不過能以故事而奉行之亦未有踔絕見施在民者雖公始終
之行事實邁前人而又得天子所褒如此不刻之金石則無以
顯大于後世臣幸得執史筆奉明詔其敢以孤學自辨謹按公諱

文恭公王

珪

庠字公序開封雍丘人自其高祖糾嘗爲唐御史中丞其後三世
在不顯曾祖駢爲漢兗州乾封縣令祖耀爲周壽州霍縣令父
玘端拱二年以經明及第治獄有陰德終荆南節度推官自公顯
曾祖而下皆贈開府儀同三司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封齊楚秦
三國公曾祖妣王氏繼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繼高氏王氏鍾氏
朱氏封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太夫人公實鍾夫人所生少篤
學遭父喪寓其家安州夏竦爲州一見公所爲文大器之仁宗
在亮陰詔禮部貢舉公與其弟祁皆奏名廷中已而擢公爲第一
亦置祁甲科於是天下學者以宋氏兄弟爲師法天聖二年釋褐
爲大理評事同判襄州召刪定本朝令遂試學士院除太子中允
直史館判登聞鼓院爲三司戶部判官丁母憂服除遷太常丞判
戶部勾院同修起居注遷左正言會郭皇后慶以諫官伏閣爭不
可得坐罰金尋同知禮部貢舉天下士至私相慶而材者皆自以
爲有得已而拔收髦雋比異時爲多乃知制誥判登聞檢院又考
試賢良方正科公言朝廷取異士當令有司設幕供以飲饌不可

與武科同試皆從其言知審刑院會知蘄州王蒙正誣知蘄水縣林宗言辜殊死公曰蒙正本富人子且倚后家所爲多不法可使其志得逞乎更請御史詳其獄而道逢蒙正遣人齎寶賂入京師御史并收按之返使坐法廢去又密州富民王澥者私釀酒其家鄰父率其子發之澥給奴以爲盜使盡殺其父子州以死論奴公曰其使殺人者澥也况奴爲所給乎時宰相亦欲出澥死公力爭之澥乃死它日裁異數見宰相唯能開觀寺爲民祈福公以謂裁異之來所以戒政事今設樂于庭又使民縱觀優慢之戲恐未足以致嘉應也奏罷之權判吏部流內銓歷太常寺鴻臚寺國子監昭文館進尚書吏部員外郎其在鴻臚言四夷朝貢請圖其人物衣冠問其道路遠近與夫風俗好惡之異藏之有司明年除同知樞密院事宰相以故事知制誥未有除二府者即召入翰林爲學士又明年遂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先是趙元昊反劉平石元孫皆以輕敵失軍因詔中書兼筦樞密院機事時緣邊諸帥官重者互領陝西四路以故號令頗不一又兵多分屯堡障公言五大

不在邊五細不在廷宜使大帥收重兵內地它帥自當一道緩急有警則舉兵四攻之其議久不決後卒如公計万朝廷多故其下詔令及荅蕃書皆湏公所裁公自以材術得進用天下事有未便者數論上前於是爲宰相所忌會同榜鄭戩爲樞密副使葉清臣權三司使或以爲不可並據要職者遂俱罷公得知揚州隃年爲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京東西路安撫使進給事中先是盜起京東迹所連逮者捕繫蒲獄公使一切縱去後往往得賊區處以告於是募里諸生數十人自疏賞格示之或曰諸生且安用也公不聽卒慰遣之凡捕誅百餘人盜乃息諸生皆以賞得官遂大興郡學禮師儒又作詩以風厲之郡人刻其詩學舍下慶曆五年復拜參知政事後帝召二府天章閣觀書出詔目問天下利病事宰相倉猝莫敢對公獨進曰臣等皆待罪二府固已總萬事而共謀之不當下同諸生對策必欲荅清意所問願至中書同上對公既退草數千言立奏之皆施用其言八年以檢校太傅尚書工部侍郎爲樞密使皇祐元年拜兵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

殿大學士明年詔有司上明堂圖又博考聲律更定天地五方神
州日月宗廟百神祭享所用樂其秋遂祠明堂以公爲禮儀使禮
成加工部尚書初公言比有近幸之人多緣內降得橫恩宜因大
祀之後斥絕以新聖政於是 帝別爲手詔與赦書同降又言頃
詔文武三品以上官得立家廟而有司不能明諭 上意久之未
立非所以美化也願詔禮官更議其制 帝欲用三司使張堯佐
爲使相公執以爲不可旣而數上章願罷 帝遂欲用公爲使相
公固辭之廼以刑部尚書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河南府兼西京留
守司特定大學士雜奉又詔進見皆如宰相儀以戶部尚書徙許
州兵部尚書徙河陽過朝京師方 帝病少間臣下希聞德音及
公來延坐勞問者久之嘉祐三年拜檢校太尉同平章事復爲樞
密使兼群牧制置使給饗太廟爲儀仗使其年封莒國公間言
祖宗收方鎮之權嘗欲畿甸蓄禁兵四十萬今所蓄不精且多外
補戍更非彊本之執又武臣用恩幸者多得任邊要而孤寒者常
在東南至老無恩澤公乃作科條均其所入官而恩幸者滋不說

五年公數求去位不許公固請之除河陽三城節度使檢校太尉
同平章事判鄭州明年徙相州即言臣年六十七矣不可以重祿
處間地願乞骸骨以歸乃召公還以老獨其拜舞公請不已 英
宗即位以爲武寧軍節度使徐州大都督府長史加檢校太師徙
封鄭國公旣又以爲景靈宮使公嘗有肺疾及奉 仁宗諱一慟
輒嘔血不止昭陵祔廟復願上印綬 英宗每見公不以名且諭
以初臨天下未可遽休大臣治平元年出判亳州居數月公請終
不已聽以司空致仕享年七十一累階開府儀同三司勳上柱國
功臣至更二十四號食邑一萬二千六百戶食實封四千六百戶
其爲人端厚清畏進止有法度即 上有所問必據經以對退而
未嘗與人言間或薦引士大夫唯恐其聞之不敢掠 上恩其接
賓客疊疊論文章不自休世皆尊名德而小人亦自遠門下嘗曰
殘人矜才逆詐恃明吾終身不爲也公初名郊在翰林時有指公
姓名傳以它說者 仁宗以語公公因請更之所著書有掖垣叢
志三卷尊號錄一卷國語補音三卷紀年通譜十二卷又文集合

四十卷天人胡氏贈中丞銑之女封陟國夫人子男五人充國尚書都官郎中均國國子博士其三人蚤卒女一人封壽安縣君嫁太子右贊善大夫靡元中孫八人公與其弟初九相愛友公出入將相父而在亦終學士承旨 宋興弟兄以文學一時顯者未有如公家銘曰

於皇	仁宗	受天宜君	相孰有人	鄭公之文
帝曰來汝	予欲考古	公則有承	不遠堯禹	其施維何
聲容被民	公有經術	毗予一人	誰不出處	公伐胡相
不顯鄭公	士夫之望	始其告休	公年未至	李莫我遣
以聽就第	乃保宏父	一品之章	間有咨詢	據經弗忘
公奄不存	隱加皇帝	大章爛然	以照公跡	既又錫公
篆干碑首	維碑峩峩	在許之右	史臣次之	矢詩不多
以視後人	遂以永歌			

宋景文公祁神道碑

蜀公范

鎮

嘉祐五年秋常山宋公自鄭州移疾還京師明年夏四月疾益侵召門弟子蜀郡范鎮而謂之曰疾病者既死毋受贈與母馬子孫思毋請謚毋立碑我雖戒諸子恐其弱不能聞于朝子其爲我達之某退而白于中書中書諸公相類戚然粵五月丁酉公薨天子輟視朝朝廷用故事贈公刑部尚書頃之 仁皇帝問公之後事特官其子兩禁嘗僚又謂公事業暴於世不可以無謚列請於朝乃謚曰景文皆非公志也後二十年公之諸子來求文以表于墓道嗚呼其受言于卧内者其可違乎雖然一時之言與揚公後世之美以慰其子孫孰愈哉於是銘之而不辭也公諱祁字子京其先周武王封微子於宋因以爲氏望于廣平至公之高祖紳唐昭宗時爲御史中丞以言得罪遂家于開封之雍丘生四子以伯仲叔季列東南西北四院公之系實出西院曾祖駢漢兗州乾封令祖耀周壽州霍丘令父玘皇荆南節度使推官初四院之子孫仕者數十人或以蔭或以明經或以明法或舉進士皆有才名然不甚顯至公之兄弟遂大顯自曾相而下並贈開府儀同三司

太師中書令兼尚書令開齊楚秦三國爲公曾祖妣王氏丁氏祖妣賈氏妣王氏高氏王氏鍾氏朱氏疏齊魏楚梁漢晉秦燕八國爲太夫人自唐季以來歷五代文物掃地盡矣天聖初 宋興六十餘年寔明寔昌而賦詩取士特卑弱不振 仁皇帝在諒闇公兄弟試禮部糊名籍奏公第一兄元憲公第三 章獻太后曰弟不先兄遂擢元憲第一降公爲第十人調復州軍事推官代還改大理寺丞國子監直講直史館再遷太常博士知禮院兼州吏部南曹修廣樂記成擢尚書工部員外郎先是李翰林宗諤燕龍圖肅相繼言太常樂比燕樂爲高李照乃以縱黍累尺律下五鼓鐘磬才下兩聲與其律不相應公上言照之樂降黃鍾爲太簇君實寄於臣管不可以事天地宗廟會韓魏公爲諫官亦言照樂無法乃詔詳定而罷之尋修起居注權三司度支判官是時陝西用兵國用日廣公言今大有三兄小有三費州縣之地不如廣而官五倍且以十二如之遷代罪謫足以無乏若節其入流計官備吏則一冗去矣僧尼道士已受具戒者且如舊其徒弟子一切過爲民

可得耕夫總婦五十萬人則二冗去矣廂軍不任兵而任役每役則更調農人罷招廂軍又得數十萬人則三冗云矣道場齋醮寺觀置官設徒卒使相非邊任而享公給者罷之則三費節矣三費節三冗去使國用饒雖興師討罪戎酋可玩於掌股間耳寧與今日課益權茗爲戚戚計同年而語哉判益鐵句院次當知制誥會元憲公叅知政事乃爲天章閣待制判太常禮院國子監我改太常寺兼禮儀事元憲罷亦出知壽州徙陳州還知制誥判吏部流內銓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未行爲翰林學士知審刑院兼提舉諸司庫務判史館兼侍讀學士元昊之敗契丹也二國交敵提公爲契丹館伴使耶律褒等妄自誇大欲求軍費者公語以西人亦嘗獻俘 皇帝不之受因道所俘姓氏官爵褒等相顧愕貽終其去不敢妄出一語 仁皇帝聞之闕用大臣公會元憲公自天平復叅政事解崇職兼龍圖閣學士史館修撰累遷右諫議大夫充群牧使元憲爲樞密復翰林學士張美人爲貴妃公當制乃先進告或言公以告代冊者落二職以本官知許州未幾爲翰林侍讀

學士久之召還再爲史館修撰判太常寺祕閣祕書省大亨明堂
遷給事中復兼龍圖閣學士集賢殿修撰出知亳州歲餘以禮部
侍郎知成德軍充本路安撫使兼馬步軍都總管河北騎軍雖多
而馬常少公請復馳幕之制及弛河東陝西馬禁聽民間買賣養
馬者不升戶等益募步卒弩居十之五弓十之三槍刀十之二輟
車爲陣掘塹爲營強弩射人大刀斫馬如此則騎軍馬多而士精
步人衆而弩強敵畏居三月徙定州言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
本在鎮定論兵不得不先河北謀河北捨鎮與定無足議者請合
鎮定爲一路夫恥怯尚勇好論事甘得而忘死河北之人殆天性
然若少厲之不憂不戰欲兵之強莫如多穀與財欲士之
訓練莫如善擇將欲人樂鬪莫如賞重而罰嚴欲敵顧望不敢前
則合鎮定是矣乃積穀百餘萬斛增大團敵樓十二棚櫓營會弓
弩刀槍凡戰之具莫不更新之曰恃吾有以待之也公前後論事
多施行者或不施行亦降詔褒答之又上禦狄論七篇凡虜之山
川道路國俗嗜好與其君臣向背兄弟之不相能及後相殘覆視

其事若合符節然加端明殿學士尋拜吏部侍郎知成都府始至
葺文翁學自爲記刻西南學者奔走請業公循循指教莫不中其
所偏代還道除三司使元憲公居西府加龍圖以三學士知鄭州
唐書成進尚書左丞移疾自鄭還也判尚書都省序遷工部尚書
復領群牧使翰林學士承旨聽一子入侍病且亟猶自力以五事
切諫其一言東宮虛位也又自爲右誌左銘記爵里姓名而已初
公修禮書樂記詳定慶曆編勅改定科場條制覈實提點刑獄考
課知公者謂公爲全能不知公者以爲禮樂刑政皆出公手用是
毀公公亦用是多出入藩鎮不大用矣嗚呼其命矣夫士大夫所
以嗟傷之不已也享年六十四治平三年五月己酉祔元憲公葬
于潁昌府陽翟縣三封鄉之先原娶劉氏彭城郡君先公十七年
以亡子男十五人定國進士及第終太常博士次不及名靖國彥
國國子博士惠國尚書虞部員外郎輔國奉國祚國太子右贊善
大夫順國大理寺丞佑國祔祕書省正字亮國保國大理評事嗣
國俊國廣國太常寺太祝嗣國早亡孫十人松年延年光祿寺丞

儋年進士及第試祕書省校書郎義年試將作監主簿昌年未仕
姚年太廟齋郎頤年大理評事余尚幼公性明果所至以嚴肅稱
其言事審審无所回避而於論兵若素習然其爲文章乃天資也
所著唐書列傳一百五十卷行於世文集一百五十卷藏于其家
太學篆隸石經禮部韻畧集韻皆公倡之也銘曰

宋姓之始	肇自微子	後之苗裔	以國爲氏	望于廣平
世濟其英	至唐中丞	有直其聲	謫居雍丘	處躬裕休
積善儲慶	爲後昆謀	序列四院	以表以勸	公西院出
兄弟赫烜	一門文章	爲國之光	輔敵河漢	帝圖用黃
曰禮曰樂	自性而學	曰刑曰兵	適時而程	息偃翰藩
非猛非寬	文綏安安	武厲栢栢	回翔臺閣	有猷有作
炳焉彬彬	昌焉諤諤	烏呼上天	德備才全	曷不大用
又嗇其年	泉深地厚	大夜不晝	子孫衆多	必侈于後

乙亥秋日以壽松堂陸氏藏文刻本校勘一過 鳳起記



新刊名臣碑傳琬琰之集卷七

